

一个说营业款被偷;一个说不差钱,还亮出钱包证明清白 的哥一把抢走乘客近两千元

两市民打车到地方后,的哥突然指责他们偷了他的营业款。乘客为证明清白,打开自己的钱包给的哥看。没想到,的哥抓起一把钱就跑了。

饭店小老板打车遭抢

5月3日凌晨1点多,在江宁上坊开小饭店的潘某和同事吃完饭,打车回暂住地。一路上,潘和开车的王的哥有说有笑。

到地方后,潘和同事下车,王的哥启动车子离开,不过,开出十多米后,他停车走了回来。“我1000多元营业款不见了,是不是你们偷了?”王的哥质问潘某等人。潘觉得莫名其妙,“我好歹也是个老板,又不差钱,怎么会偷你的钱?”

王的哥坚持说,他们上车的时候,钱都还在,现在不见了,肯定和他们有关系。“我说了我们不差钱,不会偷你钱的。”潘打开自己的钱包,露出一沓钱让王的哥看。没想到,王突然伸出手,抓了一把钞票就跑。潘和同事追上

去,大喊:“你把钱还我们,就不追究,不然就报警了。”

王的哥逃上车,也喊道:“你们偷了我的钱,我也要报警。”说着,他用手机拨了一下110,但在响了一声后就挂掉了。潘和同事扒着车子,不让王的哥走。没想到王的哥突然发动车辆,带倒潘某等人后逃走。

的哥承认抢钱,说是乘客偷了他的营业款

被抢的钱款近两千元,潘和同事报警。“以前只听说乘客抢劫的哥,这的哥抢乘客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上坊派出所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车辆。

5月5日,经过警方和出租车公司联系,王的哥投案。他说,他抢钱是因为潘某等人偷了他的营业款。不过,他的供述却出现了多个版本。

民警说,当出租车公司安保负责人找王的哥时,他承认自己抢了乘客的钱,“他们一看就不是好人,就算这钱不是我被偷

的,也是他们抢其他的哥的,不然怎么会都是五块、十块的零钱呢?”对此,民警说,潘是开小饭店卖盒饭的,钱包里确实都是零钱,这是他当天的营业款。

到了派出所,王的哥一开始说,自己也不确定钱是什么时候丢的,可能是晚上8点多,也可能是凌晨1点左右。民警问他,丢钱到底是在潘某等人搭车之前还是之后,他又一口咬定是在打车之后。“那你丢了多少钱?”“1200多。”“抢了近两千块钱,为什么不把多出来的还给乘客?”对此,王的哥选择了沉默。

钱财被偷可能子虚乌有

王的哥说,他的钱放在驾驶室左侧车门位置,当时潘和同事分别坐在副驾驶和车后座。“出租车驾驶室都有隔板,钱放在王的哥所说的位置,很难被乘客盗走,就算真要偷,也很难不被司机发觉。”民警说这是个疑点。

出租车公司安保负责人曾问王的哥,车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现金。王的哥说,其中一部分是

营业款,还有数百元是一个朋友还给他的。“按照常理来说,既然是朋友还的,应该都是百元大钞,但王的哥所说的被盗窃款项基本都是零钱。”民警说这是疑点二。

“所以我们怀疑王的哥所谓的丢钱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。”办案民警说,如果他真丢了钱,完全可以打电话报警,为何要自己抢回去?王的哥说,他因为没有取得治安证,所以不想让警方介入。“这也说不通,是他的钱被盗了,又不是他违法犯罪,报警也不会影响治安证的办理。”民警说。

记者从出租车公司证实,王的哥确实没有取得治安证,也没有和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,是车辆的主驾私下雇的。受王的哥的牵连,主驾的哥被停车一周,罚款1000元。

当然,不管王的哥丢钱是否真实,他抢夺潘某的财物这一事实可以确认无疑,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涉嫌抢夺罪。目前,王的哥已被江宁警方刑事拘留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
通讯员 江公宣

一顿饭吃了两万五 她能拿到近一万提成 这个酒托诈骗团伙刚被摧毁

今年20多岁的小王家境殷实,自己也做起了生意,出手阔绰。平日里他喜欢在网上聊天。今年2月,他和一个女网友在江宁区百家湖附近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对方是个大美女,小王光看看就醉了,根本没有注意到女孩点了一桌子的菜肴、点心、酒水饮料,其中一瓶红酒要近万元。

两人用餐结束,服务员开出的账单让他大吃一惊:24000多元。小王虽然额头冒汗,但在美女面前,还是故作轻松地刷了卡。不过,接下来他却失望了,女孩说自己有事,走了,此后再也联系不上。

“从今年初以来,我们已经接到好多男青年报警,情况都很相似。”江宁公安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民警说,这些男青年怀疑自己被酒托骗了。民警经过调查后,将目光投向了百家湖附近的这家咖啡馆。

4月底,警方收网,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,其中5名女子都是出面与男青年见面的酒托,还有一名男子刘某则是咖啡馆负责人,也就是这些酒托的老板。

在抓获的“酒托女”身上,民警发现她们都有一个笔记本,上面详细记录着被骗网友姓名、见面日期、消费金额等信息。她们说,这是她们的任务完成量,事后要以这个为依据拿提成。一般来说,她们的提成会达到消费额的30%-40%。

通过这些笔记本上的信息,民警找到了一个受害人,其中就包括小王。经查,今年3月以来,这个团伙已疯狂作案30余起,涉案价值10万余元。目前,6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拘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
通讯员 江公宣

后续报道 小伙掉进十多米深电梯井

会所招聘收了200元保证金 姑娘喊来十几个人要求退5000元

有人专门利用娱乐场所的违规行为讹钱花

4月11日快报B5版报道了发生在新街口一处建筑工地的意外事故,一个小伙子不慎坠入10多米深的电梯井,腰部受伤。玄武警方调查发现,这个小伙子是附近一家娱乐会所的工作人员,他是被人追打才掉入井中的。

4月初,受伤小伙李强所在的娱乐会所招聘工作人员,不过他们的招聘有些不合规范,向应聘者收取保证金。一名东北籍女子刘慧应聘后,交纳了200元保证金。没两天,刘慧就打电话询问自己有没有被录用,会所说没这么快,她就要求退还保证金。4月9日,刘慧到会所拿钱,不过她要的不是200元,而是5000元,并说自己交的

保证金就是5000元。会所自然不认可,双方吵了起来。

刘慧打电话叫来6名男子,他们将会所工作人员拉进包间,又威胁又拳打脚踢的。最后,会所负责人说愿意给钱,这伙人才住手。在等待取款时,刘慧和会所工作人员又吵了起来,工作人员报警。警方将刘慧等人带走调查,大家都以为事情就此平息,没想到,傍晚下楼吃饭时,一伙年轻男子手持棍棒,暴打他们。大家四散逃走,李强慌不择路掉进了电梯井。

打人的又是谁呢?警方调查得知,当天,跟随刘慧去的人其实有十五六个。他们分成了两拨,一拨跟着刘慧上楼,另一拨埋伏在楼下。在刘慧和同伙

被带走时,守在楼下的那伙人没敢出声,直到会所工作人员下楼后,他们才拿出棍棒冲过去……

目前,这伙人已被抓获,其中5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,并由检方提请逮捕。经查,这个团伙长期混迹于南京的娱乐场所,非常熟悉娱乐场所的工作情况,知道这些场所在招工过程中常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,并且常常引发纠纷。比如,收取押金后不退就属于此类行为。他们就利用这个漏洞,找娱乐场所闹事,讹点钱花花。

(文中人物系化名)
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
特约记者 杨维斌

小伙掉进 10多米深电梯井 腰部受伤,并无生命危险



伤者被送往医院 报料人供图
@记者 耿元森: 昨晚10点多,在新街口一处建筑工地还未竣工的停车场,一名小伙子不慎坠入10多米深的电梯井,腰部受伤,并无生命危险。

4月11日快报报道

别人到网吧玩游戏 他到网吧专看玩游戏的人 玩家一旦进入状态 他就拎包拎衣服

4月15日早晨6点多,一个20多岁的女子到白下区淮海路派出所报案,“我的包被偷了,里面有苹果手机、Ipad,还有几百元购物卡。”

原来,她的包是在网吧上网时被盗的,当时她正在玩游戏,包就放在身边,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拎走了。

民警调取网吧的监控录像,很快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。这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,当晚他进入网吧后,登记了身份证,要了一台电脑。不过,他随后的行为却有些反常,他在网吧里转了一圈又一圈,似乎总是找不到诚心的位子坐下。没多会,他就离开了,手上多了一个包。

民警让网管调出了这个人登记的身份证,但那张身份证上的人,根本不是偷包的小伙子。

一个多星期后,民警找到身份证上的人,他说,自己3月份时在一家浴室被偷了钱包。浴室老板认出了嫌疑人,他是从外地来南京打工的阿成(化名)。

很快,阿成被抓。他交代了自己从年初以来的4次盗窃作案经过。阿成去年初来到南京后,打了几天工,干得不顺心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发现网吧内很多玩游戏的人防范意识很差,当专注于游戏时,对身边摆放的财物根本不会注意。于是,在初次作案尝到甜头后,他便屡屡下手。除了拎包,他有时还将玩家挂在椅子靠背上的衣服直接拿走。

目前,阿成已被白下警方提请逮捕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
通讯员 白景轩

自己拦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打上车 民警帮忙拦了半个多小时,还是没人愿意带

吃完喜酒,不得不坐警车回家

打不到车也要报警,真当警察是万能的吗?值班的李宁是个老民警,这样的求助还是头一次遇到。“也许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困难吧。”李宁寻思着,赶去现场。

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家酒店门口,李宁看到报警的三个当事人后,有些明白为什么他们打不到车了:报警人是个中年女士,看起来挺瘦弱,说话也不利索;她妈妈70多岁,半身不遂,坐在轮椅上;她哥哥已经喝醉了,说话舌头都打结。

这三个人当晚到这家酒店

参加婚宴,宴席结束后,准备打车回湖南路附近的家。可是,他们在酒店门口拦了1个多小时的车,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愿意带他们。眼看着,参加婚宴的其他宾客都走了,只剩下自己家人,中年女士只好报警求助。

李宁了解情况后,站在路边帮忙打车。一辆出租车停下了,可当司机发现要载的是这样三个乘客后,当即说:“我是油改气的车,后备箱放下了轮椅。”又一辆出租车被拦下,“我正赶着去接个客人,不好意思。”……就这样,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李宁拦

了七八辆车子都遭到拒绝。

李宁向所里领导请示后,将老太太扶上了警车,把他们送回了家。到小区后,他们又找了保安,让他们帮忙把老人送到家里。

“如果我不送他们,不知道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。”李宁说,其实他也能理解那些出租车司机,老人还好办,但她儿子喝醉了,他们是不愿意带的,这也是出租车司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
特约记者 杨维斌



上周的一天晚上9点多,玄武区韶山路派出所接到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:“我和妈妈、哥哥打不到车,希望你们能帮个忙”。